

历史小说馆

# 你往何处去

〔波兰〕显克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QUO VADIS



历史小说馆

QUIS VIVIS



你往何处去



〔波兰〕显克维奇 著 林洪亮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6·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你往何处去 / [波] 显克维奇著; 林洪亮译.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1.5

(新经典文库)

ISBN 7-5442-1886-4

I. 你… II. ①显… ②林… III. 长篇小说—波兰—近代  
IV. I513.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3538 号

NI WANG HE CHU Q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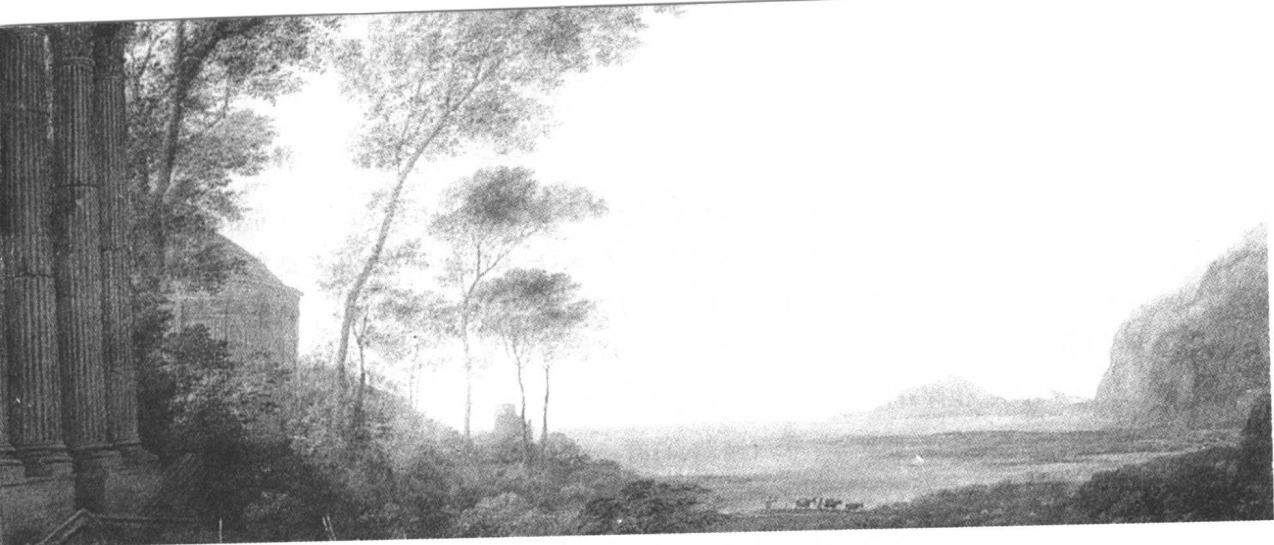
**你往何处去**

---

作 者	[波] 显克维奇
译 者	林洪亮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责任编辑	季晟康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 × 1050 毫米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15 千
版 次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886-4
定 价	28.00 元

---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第 1 章

彼特罗纽斯<sup>①</sup>将近中午才醒过来，他像往常那样，觉得很疲乏。昨天他应邀参加了尼禄举行的宴会，直到深夜。近来他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了。他自己也曾说过，每当早晨醒来便感到全身麻木，头脑迟钝得无法思考。但是早上洗过澡，让善于服侍的奴隶精心按摩一番之后，他那迟缓的血液循环便会渐渐地加快，困倦消失了，体力恢复了，心情更加舒畅。等他从最后一道浴池——涂油室出来的时候，他就像刚刚复活过来似的，一双眼睛闪烁着诙谐和欢乐的光辉。他显得年轻了，神采奕奕，充满着无限活力。即使是最爱打扮修饰的奥托也无法与他相比，人们把他称做“风雅裁判官”，真是名副其实。

他很少到公共浴池去，除非那里有全城众口称赞的才华出众的雄辩家出现，或者在那儿的竞技厅里有引人入胜的比赛举行。因为他家里有专用浴室，那是和塞维路斯同样出名的塞勒替他扩建、改造而成的。连尼禄本人也承认，其布置之精美、雅致，超过皇宫浴室。不过，皇宫浴室更宏伟，设备也要奢侈华丽得多。

在昨夜的宴会上，他因为讨厌瓦提纽斯对尼禄、琉康<sup>②</sup>和塞内加<sup>③</sup>等人的插科打诨，便

---

① 彼特罗纽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生年不详，死于公元 65 年。是古罗马帝国的诗人和作家，作品有小说《萨蒂里卡》，描写公元 1 世纪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的生活。现存小说片断名《特里马尔奇奥的宴会》。彼特罗纽斯原是尼禄的亲信，后因被控参加披索阴谋活动而自杀。

② 琉康(公元 39-65)，塞内加的侄子，诗人，因参加披索的阴谋活动而被尼禄判处死刑，被迫自杀而死。他的史诗《法尔萨热》描写恺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被认为是罗马最著名的第二部史诗。

③ 塞内加(公元 4-65)，尼禄的老师，也是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和哲学家，据说他参加过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专制统治的活动，尼禄命令他自杀。主要作品有《美狄亚》、《费得尔》、《特洛亚妇女》。

参加了一场关于女人有没有灵魂的讨论。今天他起身很晚，像往日那样洗了早浴。两个体格魁伟的浴室侍者服侍他躺到铺着埃及白麻布的柏木按摩床上，用蘸满芬芳的橄榄油的双手，开始按摩他优美的身躯。彼特罗纽斯闭着眼睛，等着蒸汽浴室的暖气和侍者双手的热气渗进他的躯体，把他身上的疲乏一扫而尽。

过了不久，他睁开眼睛，开了口，先问天气，然后问宝石商人伊多门今天有没有把宝石送来让他鉴别……回答是：天气晴朗，只有一阵阵微风从阿尔班山那边吹来；宝石还没有送来。彼特罗纽斯又闭上了双眼，刚要吩咐仆人把他抬到温水浴室去的时候，一个接待客人的奴隶从门帘后面伸进头来通报说，马尔库斯·维尼兹尤斯少爷刚刚从小亚细亚回到罗马，现在前来拜见主人。

彼特罗纽斯立即吩咐把客人带到温水浴室去，自己也被奴隶们抬到那里。维尼兹尤斯是他姐姐的儿子，他姐姐早先嫁给了马尔克·维尼兹尤斯，他是提贝里乌斯皇帝手下的执政官。现在，小维尼兹尤斯在科尔布罗麾下任军职，他随军远征安息<sup>①</sup>，战争结束了，他就回到了罗马。彼特罗纽斯很关心他，甚至非常喜爱他。维尼兹尤斯是个威武英俊、膂力过人的青年，他即使在寻欢作乐时也能保持一定的高尚和优雅，对他的这种品质，彼特罗纽斯非常看重。

“彼特罗纽斯舅舅，您好啊！”这位青年急步跨进温水浴室，说道，“愿诸神，特别是阿斯克列庇俄斯<sup>②</sup>神和吉普里达<sup>③</sup>神保佑您诸事顺利。愿您在这两位神的庇护下消灾免祸。”

“欢迎你回到罗马，战争结束了，祝你休息愉快！”彼特罗纽斯说着，从裹在身上的柔软的卡巴斯披衫的前襟中伸出手来，“阿尔明尼亚人那边有什么新闻？你到亚细亚去了一趟，访问过比提尼亚吗？”

彼特罗纽斯担任过比提尼亚的总督，而且还是个为官清正、廉洁奉公的总督，这和他以优柔寡断和耽于游乐而闻名的性格迥然不同。所以他很喜欢回忆那个时期，因为它证明，只要一个人愿意，他是能够振作起来，做出一番事业的。

“我到过赫拉克列亚，科尔布罗命令我到那儿去搬援兵。”维尼兹尤斯回答说。

“啊！赫拉克列亚！我曾经在那里认识了一个来自科尔齐达的姑娘，为了她，我愿意拿罗马所有离过婚的女人，包括波贝亚在内，去换她。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好吧，你说说安息那边有些什么新闻。不过，关于沃罗格斯、提里达特、提格那勒斯以及所有那些野蛮种族的议论，的确使我厌烦了。年轻的阿鲁拉卢斯说得对，这些野蛮人在家里是爬着走路的，只有在我们面前才装出人样来。可是现在在罗马，他们倒成了谈话的话题

① 安息：亚洲西部的古国。

② 阿斯克列庇俄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神，有起死回生之术。

③ 吉普里达：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了,那是因为谈别的事情都有危险哪。”

“战事进展不利,如果没有科尔布罗,也许我们早吃败仗了!”

“科尔布罗,我以酒神巴克斯发誓,他是一位真正的战神,地地道道的马尔斯<sup>①</sup>,伟大的统帅,同时是一位又暴躁、又忠心耿耿的蠢人。我喜欢他,尤其因为尼禄怕他。”

“科尔布罗不是个蠢人!”

“也许你的看法对!反正一样,正像皮浪<sup>②</sup>说的,愚笨并不比聪明坏,而且两者毫无差别。”

维尼兹尤斯开始讲打仗的事,彼特罗纽斯闭上了两眼,年轻人看到他的脸上显出疲乏和憔悴的神情,便改变了话题,带着非常关切的态度询问起舅父的健康来。

彼特罗纽斯重新睁开了眼睛。

健康!……啊,不,他自己也感到不好。当然他没有坏到像年轻的希森纳那样的程度,这位希森纳的头脑迟钝到了那种地步,早上人家把他扶进浴池坐在那里,他还问:“我不是坐着的?”不过,他也并不怎么健康。维尼兹尤斯刚才祈求阿斯克列庇俄斯和吉普里达两位神明保佑他,可是他彼特罗纽斯并不相信阿斯克列庇俄斯。大家都不知道,阿斯克列庇俄斯到底是谁的儿子,是阿尔西诺厄<sup>③</sup>的儿子呢,还是科洛尼斯<sup>④</sup>的儿子,既然连谁是生身母亲都不清楚,哪里还谈得上父亲哩。的确在那样的时代里,有哪个人敢坚信无疑地说出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呢?

说到这里,彼特罗纽斯微笑了,接着又说了下去:“两年以前,我曾经到厄彼达鲁<sup>⑤</sup>去献过三打活鹌鸟和一杯金子。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我对自己这样说,不管灵不灵验,都不会有什么害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还向神明奉献供品,我认为,他们的看法也像我一样。我指的人们,也许不包括那些在卡伯纳城门招揽顾客的骡夫。除了向阿斯克列庇俄斯献过供物外,我还曾和阿斯克列庇俄斯的祭司们打过交道。那是在去年,我得了膀胱炎,他们便为我举行了住庙祈祷。我知道他们是一伙骗子,可是又一想,这对我又有什么妨碍呢!世界本来就是建立在欺骗上,人生只是一场幻梦,灵魂只不过是幻影。可是要区别欢乐的幻影和苦闷的幻影,那需要我们花费多大的智慧啊!我吩咐在我的暖炕里燃烧洒上龙涎香的檀木,这是因为我一辈子都只喜欢香气不喜欢臭气。至于你替我祈求吉普里达神的保佑,恐怕正是由于她的保佑,我的右脚才这么痛。至于别的方面,她确实是一位慈悲善良的女神。我感觉得出来,你不久也要在她的供坛上献上你的白鸽的。”

① 马尔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② 皮浪(约公元前365~公元前275),古希腊怀疑论哲学的奠基人。

③ 阿尔西诺厄:斐勾斯的女儿,阿尔克迈翁的妻子。

④ 科洛尼斯:拉彼特王之女,与阿波罗神相爱。

⑤ 厄彼达鲁是阿哥里达东岸的一座城市,城中的医药神庙最著名。

“是的！安息人的箭没有射中我，爱神的箭，却射中我的心……完全出乎意料，那是在离城门几个斯达底安<sup>①</sup>远发生的事情。”维尼兹尤斯说。

“凭美惠女神洁白的膝盖起誓，等你有空时，就给我详细说说吧。”彼特罗纽斯说道。

“我到这儿来，正是为了请您给我出出主意。”维尼兹尤斯回答说。

正好这时候，梳理头发的奴隶们进来了，他们开始梳理彼特罗纽斯的头发。彼特罗纽斯叫维尼兹尤斯去洗澡，于是他脱掉衣服，跳进温水浴池中。

“啊呀，我还没有问问你，你的爱情得到了对方的回报吗？”彼特罗纽斯望着维尼兹尤斯那像是用大理石雕琢出来的年轻的躯体，又说道，“若是李齐普<sup>②</sup>看见了你，一定会把你塑成一座青年时期的赫耳库勒斯<sup>③</sup>的塑像，竖立在巴拉丁宫的大门口。”

维尼兹尤斯高兴地笑了笑，便在浴池里嬉游起来，掀起了阵阵水花，洒在嵌镶板上。板上镶着赫拉<sup>④</sup>祈求睡神让宙斯<sup>⑤</sup>安睡的图画。彼特罗纽斯以艺术家的鉴赏眼光瞧着维尼兹尤斯。

等到维尼兹尤斯洗完了澡，接着去梳理头发的时候，一个胸前挂着铜圆筒，圆筒里装着一卷手稿的朗诵诗人走了进来。

“你想听听吗？”彼特罗纽斯问。

“是您的大作，就想听。”维尼兹尤斯答道，“若不是您的，我倒愿意聊聊天。现在无论你走到哪个街头巷尾，都有诗人缠着你不放。”

“这话一点不假！不论你走到柱形大厅、公共浴池、图书馆或者书店，都会碰见那些像猴子一样装腔作势的诗人。阿格里帕<sup>⑥</sup>刚从东方回来的时候，就曾把这些人看成是疯子。可是现在就是这样的时代。皇帝写诗，于是大家都步他的后尘，也写起诗来，只是不允许他们的诗超过皇帝。我正为这点替琉康担忧……我自己只写写散文，既不读给自己听，更不让别人听到。现在这位朗诵诗人要读的作品，是那位可怜的法布利兹尤斯·维英特的一篇《遗嘱附录》。”

“为什么说他是‘可怜的’？”

“因为他奉命居住在敖德萨，直到新的命令下达以前，不准他回家。不过他的流放生活比起俄底修斯来还略胜一筹，因为他的妻子不是珀涅罗珀<sup>⑦</sup>。用不着对你多说，他为人

① 斯达底安：长度名，一斯达底安约合190米。

② 李齐普：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的雕塑家。

③ 赫耳库勒斯：古罗马神话中的一位力大无比的英雄。希腊神话中为赫拉克勒斯。

④ 赫拉：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宙斯的妻子。罗马神话中为朱诺。

⑤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众神之父。罗马神话中为丘比特。

⑥ 阿格里帕：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

⑦ 珀涅罗珀：俄底修斯的妻子。

处世是很蠢的。不过现在，一般人都是只从表面现象看问题，他的这本书本来写得平庸肤浅而又枯燥乏味。可是作者一受到放逐，读这本书的人就多了起来。现在到处都听见人们在嚷嚷：‘诽谤！诽谤！’维英特很可能编造了一些事实，但是我这个既熟悉罗马、又了解我们这儿的贵族和贵妇人的人敢向你保证，他写的那些东西比起实际生活来还苍白得多哩。现在人人都害怕在这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形象，又希望在书里看到他的熟人的形象。阿维鲁斯书店雇了一百多个抄写员根据口述来抄写这部作品，可见它的销路之广。”

“那本书里写了您吗？”

“写啦！可是作者却搞错了！我的为人比他写的还要坏，可并不那样庸俗。你知道，我们这里早就丧失了区别善与恶的感觉。虽然塞内加、莫佐留斯和特拉绥阿斯他们都说自己有这种区别能力，可是我自己呢，说句老实话，却看不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对我来说它们都是一回事。凭赫耳库勒斯起誓，这是我心里的话。不过至少我还保持着高雅这种品德，我知道什么是丑、什么是美，而这是我们的红胡子尼禄——既是诗人、驭手、歌手，又是舞蹈家和戏子——根本无法理解的。”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可怜这个维英特，他是个好伙伴。”

“虚荣心害苦了他。大家都怀疑他，可是没有一个人了解真实情况。不过他的舌头也不争气，把自己的隐秘到处散布。你听说过鲁菲努斯的故事吗？”

“没有！”

“让我们到清凉室去凉快一下吧，到了那里我再告诉你。”

他们来到清凉室，屋子中间有一座玫瑰色的喷泉，散发出紫罗兰的芬芳。两个人都坐在用丝绸铺垫的壁龛里乘凉，沉默了一会儿。维尼兹尤斯久久地望着—座畜牧神的铜像，它搂着一个不肯顺从的山林仙女的肩膀，正热情地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她的嘴唇上。维尼兹尤斯说道：“这个畜牧神干得好，这才是生活里最美好的东西！”

“也许是这样！可是你除此以外，还喜欢战争，我却不喜欢战争，一到帐篷里，我的指甲就要开裂，就要失去光泽。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红胡子就爱唱歌，尤其是唱自己写的歌。老斯卡鲁斯呢，最喜欢的是一只科林斯造的花瓶，晚上睡觉也要放在床边，每当他睡不着觉的时候，就吻这个花瓶，把花瓶的边缘都吻得光溜溜的了。告诉我，你写诗吗？”

“不，我连一首完整的六脚韵诗都没有写过。”

“会弹诗琴吗？会唱歌吗？”

“不会。”

“会驾赛车吗？”



“在安提奥齐亚参加过一次赛车，输了！”

“这样一来，我对你就放心了，你在赛车场上是属于哪个党派的？”

“绿党。”

“那我就更加放心了，特别是你拥有相当多的财产，尽管你不及塞内加和帕拉斯那样富有。你也看到，我们这些人写写诗，弹琴唱歌，朗诵和在竞技场角力，也还是可以的。不过，能够不写诗、不唱歌、不弹琴，也不竞技角力，那就更好，就更安全。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懂得如何吹捧红胡子喜欢的东西。你是个翩翩少年，也许波贝亚会爱上你，这是你惟一的危险。不过不会的，她是个情场老手了。在前两个丈夫身上她已尝足了爱情的滋味，对第三个丈夫，她是别有打算的。据说那个傻瓜奥托至今还爱她爱得发狂……他在西班牙的山峦之间徘徊游荡，唉声叹气，完全失去了昔日的风采。他变得不修边幅，每天只用三个小时就梳妆完毕了。谁能料到奥托会落到这种地步呢！”

“我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要是处在他的地位，我就会采取别的行动。”维尼兹尤斯答道。

“什么行动呢？”

“我会征募当地的山民，成立几支忠诚可靠的军队。这些伊比利亚人都是能征惯战的战士！”

“维尼兹尤斯呀，维尼兹尤斯！我几乎忍不住想告诉你，你是不会这样干的。你知道什么缘故吗？这样的事情即使能做到，也不能随口乱说、到处宣扬呀！假如我是他，我就会嗤笑波贝亚，嗤笑那个红胡子。我也要成立一支军队，不过不要一个伊比利亚的男人，全是清一色的伊比利亚女人。此外，我也要写一些讽刺诗，但是不读给任何人听，决不学可怜的鲁菲努斯。”

“您不是要把他的故事告诉我吗？”

“到搽油室再告诉你。”

可是一到搽油室，维尼兹尤斯的注意力就转到了那些美貌的女奴身上，这些女奴正在这里等候两位洗澡的人。有两个是女黑奴，像两尊精心雕琢的紫檀塑像，她们用阿拉伯出产的名贵香油搽着舅甥二人的身体。巧于梳妆的弗里吉女奴们，手持铜镜和木梳，她们的双手像蛇一样柔软轻巧。还有两个女奴，是来自科斯的希腊姑娘，长得像天仙一样美貌，她们专司服装，正在等着轮到她们给主、客穿上有庄严的皱褶的宽袍。

“我以驱云拨雾的宙斯的名义起誓，您这里的美人真不错啊！”维尼兹尤斯叫道。

“我只重质不重量。我在罗马的全部随从仆役不超过四百人，我认为，只有那些暴发户才会认为仆从越多越好。”彼特罗纽斯回答说。

“连红胡子也没有您那样多的美人。”维尼兹尤斯张开鼻孔深吸一口气，说道。

彼特罗纽斯用了一种毫不在意的友好口气回答说：“你是我的亲戚，我既不像巴斯斯那样孤僻，也不像阿鲁斯·普劳兹尤斯那样迂腐。”

维尼兹尤斯一听到普劳兹尤斯的名字，便暂时忘记了那两个科斯来的女奴，猛然抬起头来问道：“您怎么会想起阿鲁斯·普劳兹尤斯来的呢？您可知道，我在城外摔伤了胳膊，在他们家里休养了十多天。我受伤的时候，普劳兹尤斯恰好路过那里，他看到我痛得很厉害，便把我带到他家里，他的奴隶梅隆医生治好了我的伤。我正想和您谈谈这件事。”

“为什么？也许你偶然爱上了庞波里亚吧？真是那样的话，我就要替你伤心了。她已经是半老徐娘，又是个贞洁女人。我再也想不出有比这更糟糕的爱情了。唔！”

“噢，不！不是爱上了庞波里亚。”维尼兹尤斯叫道。

“那又爱上了谁呢？”

“我若是知道她是谁就好了。我连她的名字到底是莉吉亚，还是卡里娜，都搞不清楚。他们家里的人都叫她莉吉亚，因为她是莉吉亚部族的人，可是，她自己又有个蛮族人的名字，叫卡里娜。普劳兹尤斯家真是个奇怪的家庭。家里人很多，但是却像在苏比亚康森林里一样地安静，有好多天我甚至不知道这样一位女神住在他们家里。后来有一天清早，我看见莉吉亚在花园的喷泉池里洗澡。我向生出阿芙罗狄特的那个水泡<sup>①</sup>起誓，晨曦的光线一直透过她的身体。我甚至以为，太阳一升起来，她就会像朝雾一样融化在阳光里哩。后来，我还见过她两次。从此，我就完全失去了平静，我再也没有别的愿望，我也不想知道罗马会给我些什么好处。我不要别的女人，也不要黄金、科林斯的黄铜和琥珀，什么珍珠、美酒和宴会都不在我心上，我只要莉吉亚。老实对您说，舅父，我非常想念她，就像您的温水浴池里镶板上刻着的睡神想念帕西特雅那样，我日日夜夜都在想念她呀！”

“如果她是奴隶，我就替你赎买她。”

“她不是奴隶。”

“那是什么人呢？是普劳兹尤斯家的解放奴仆吗？”

“她从来不是奴隶，所以就谈不到什么解放了！”

“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个国王的女儿，或者是这一类的人！”

“维尼兹尤斯，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如果您愿意听我说下去，您的好奇心立刻就能得到满足，故事并不很长。你大概认识王纽斯，就是斯威柏的国王。他被赶出自己的国家以后，就长期住在罗马，后来甚至因

<sup>①</sup> 阿芙罗狄特：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传说她是从大海的泡沫里生出来的。罗马神话中为维纳斯。

为玩骨牌的技巧和会驾赛车而出了名。德鲁萨斯皇帝又让他重新登上王位。王纽斯是个强者，刚开始时他把国家治理得还不错，打仗也常常获胜，后来他变得掠夺成性，不但欺凌别国，就连自己的老百姓也不放过。于是他的两个外甥：赫曼都国王维比留斯的儿子王吉奥和西多便决心推翻他，把他逼回罗马……好让他再试试在骨牌上的好手气。”

“我记得，那是不久以前，在克劳迪乌斯<sup>①</sup>朝代发生的事情。”

“正是！战争爆发了，王纽斯求来了雅齐格人的援兵，他的两个外甥却找来了莉吉亚人帮忙。莉吉亚人知道王纽斯非常富有，他们在夺取战利品的诱惑下，便倾巢出动，派了一支大军。这下连克劳迪乌斯皇帝也担心自己的边境安全了。克劳迪乌斯皇帝并不想卷进野蛮人之间的战争里去，便向多瑙河军团司令阿特留斯·希斯特尔发出一道命令，要他密切注视战争的进展，以防扰乱我国的安宁。希斯特尔于是向莉吉亚人提出要求，要他们保证不得越过国境。莉吉亚人不仅同意了，而且还送来了人质，其中就有莉吉亚酋长的妻子和女儿。您是知道的，野蛮人打仗总是带着自己的妻子儿女的……我所爱的莉吉亚就是那个酋长的女儿。”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是阿鲁斯·普劳兹尤斯亲自告诉我的。莉吉亚人当时并没有侵犯国境，可是这些野蛮人不论进攻，还是退却，都快得像暴风雨一样。这些头上戴着野牛角的莉吉亚人也就是这样一下子便无影无踪了。他们打败了王纽斯的斯威柏人和雅齐格人，可是他们自己的酋长也战死了。随后莉吉亚人便带着夺得的战利品回国了，却把人质留在希斯特尔手里。不久，莉吉亚的母亲死了，希斯特尔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这个孩子好，便把她送到统治整个日耳曼的总督庞波留斯那里，他在对卡提的战争结束以后，便回到了罗马。你知道，克劳迪乌斯皇帝陛下还曾准许庞波留斯在进入罗马时举行凯旋式。那时候莉吉亚就徒步走在胜利者的车子后面，可是等到仪式一结束，因为人质不是俘虏，庞波留斯也不知道怎样来处置莉吉亚了，最后他把莉吉亚交给了自己的妹妹、普劳兹尤斯的妻子——庞波里亚·格列西娜去照管。普劳兹尤斯这一家人，从主人到鸡笼里的家禽，都是道德高尚的。莉吉亚就在这个家庭中长大，她在品行方面，真可惜，完全和庞波里亚一样贞洁，然而又出落得那样美貌，连波贝亚站在她旁边，就像一只秋天的无花果放在赫斯珀里德斯<sup>②</sup>的苹果旁边一样黯然失色。”

“后来怎样呢？”

---

① 克劳迪乌斯(公元前10~公元54)，古罗马皇帝(公元41~54)，在位期间，奠定了罗马帝国官僚机构的基础，后被其妻毒死。

② 赫斯珀里德斯：希腊神话中看守金苹果的女神。

“我再对您重复一句，自从我在喷水池旁看见阳光透过她的身体这一瞬间开始，我就狂热地爱上了她。”

“这么说，她真是像八目鳗鱼或者小沙丁鱼那样玲珑剔透的了？”

“啊，彼特罗纽斯，请你不要开玩笑，如果我向你倾诉的肺腑之言使你感到好笑，就请你记住，在华丽的外衣下面往往掩藏着深沉的创伤。我还要告诉你，当我从亚细亚回来的时候，为了得到梦中的预言，我曾在摩普索斯<sup>①</sup>的神殿里住过一宿。我梦见摩普索斯显灵，他告诉我，我的生活会因为爱情而产生异常巨大的变化。”

“我听普利纽斯<sup>②</sup>说过：宁可信梦，不要信神，也许他说得对。玩笑归玩笑，有时我还是这样想：世界上只有一位神，她神通广大，至高无上，是万物的创造者——这位神就是维纳斯·格尼特尼克斯<sup>③</sup>，她把人们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也能使肉体和其他事物结合。厄洛斯<sup>④</sup>从混沌中创造了世界，这世界是否完美，那是另一个问题，既然她创造成功了，我们就应该承认她的威力，尽管我们不一定要去供奉祝祷她……”

“唉，彼特罗纽斯，在这个世界上空谈哲学比出好主意要容易得多。”

“快告诉我，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得到莉吉亚。我希望让我这双现在空空如也的手臂能够拥抱着她，把她紧紧地搂在我的怀里。我希望能闻到她呼吸的芬芳。假如她是奴隶，我会拿出一百个姑娘来和普劳兹尤斯交换，每个姑娘的脚上都涂满石灰，证明她们是第一次上市出卖的。我想和她在一起生活，直到我的头发像冬天的索拉克特山峰那样雪白。”

“可是她不是一个奴隶，而且现在又是普劳兹尤斯家里的人。既然她无人认领，她可以算是个‘养女’。只要普劳兹尤斯愿意，也许他会把她送给你的。”

“看起来你还不了解庞波里亚·格列西娜。她们夫妇俩简直把她当做自己亲生的女儿一样疼爱哩！”

“我了解庞波里亚，她是一根地地道道的柏树枝。假如她不是普劳兹尤斯的妻子，倒是可以雇她来当守丧人。打从尤利亚死后，她就没有脱下过丧服。她虽然是个活人，看起来却像走在常春花<sup>⑤</sup>草地上一样。她只守着一个男人，因此她在我们那些嫁了四五个男人的夫人们中间算得上是一只凤凰了……可是……你听说了吗？在上埃及，真的孵出了一只小凤凰，这种事太少见了，要五百年才发生一次呢。”

---

① 摩普索斯：安皮克斯和女神克罗里斯的儿子，阿耳戈英雄中的预言家。

② 普利纽斯（公元23~79），罗马著名作家和学者。

③ 维纳斯·格尼特尼克斯，意为创造之女神。

④ 厄洛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⑤ 按照古代传说，这是一种生长在亡灵乐园中的植物。

“彼特罗纽斯啊彼特罗纽斯，凤凰的事情留到以后再谈吧。”

“你要我谈什么呢，我的维尼兹尤斯？我认识普劳兹尤斯，虽说他讨厌我的生活方式，对我还是有些好感的，甚至对我比对别人更尊重，因为他知道，我从来没有像多米兹尤斯·阿弗尔、提格里努斯和红胡子的那群狐朋狗党那样，充当告密者。虽然我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禁欲主义者，可是我对于尼禄的胡作非为不止一次地表示过不满，而塞内加和布尔胡斯他们却常常假装看不见。假如你认为，我能在普劳兹尤斯面前为你办点什么，我是愿意替你奔走的。”

“你一定办得到的。你对他很有影响，同时你的头脑非常聪明灵活，假如你能随机应变地和普劳兹尤斯谈一谈的话……”

“你把我的影响和才智夸得太过分了，如果仅仅是这一件事，只要等普劳兹尤斯一家回到了罗马，我就去和他谈一谈。”

“他们两天前就回来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到餐厅去吧，早餐已经准备好了。用过早点以后，稍事休息一下，我就吩咐打轿子到普劳兹尤斯家去。”

“你对我一向是这么好。”维尼兹尤斯高高兴兴地说，“现在我一定要吩咐手下人在我家里供的神像中间，放上一尊你的塑像——像这座塑像一样好看——我要在它前面献上供品。”

他把头朝着房间里摆满塑像的那面墙，用手指着其中一座彼特罗纽斯手持权杖扮成赫耳墨斯<sup>①</sup>的雕像。

他接着说道：“我凭着赫里阿斯<sup>②</sup>的光辉起誓，如果‘天神般的’亚历山大<sup>③</sup>长得像你，海伦爱他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他的感叹里面既有奉承，也有真情。彼特罗纽斯虽然年纪比维尼兹尤斯大些，也没有他那么魁梧健壮，却比他漂亮得多。罗马城里的女人不仅惊叹他才智出众，趣味高雅，送给他“风雅裁判官”的称号，而且对他的身材风度也赞不绝口。这种赞美在给他整理披衫褶纹的几个科斯姑娘的脸上，也流露得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名叫尤妮丝的女奴，就偷偷地爱着他。她常常以顺从和狂热的眼光凝视着他的眼睛。

然而，彼特罗纽斯一点也没有发现她的神情，只是对维尼兹尤斯笑了笑，引用了塞内加关于女人的一句警句作为回答：“厚脸皮的动物！”

① 赫耳墨斯：一译海尔梅斯，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者。罗马神话中称为墨丘利，掌管商业、交通、畜牧、竞技、演说等。

② 赫里阿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③ 亚历山大：即帕里斯，他拐走海伦，引起特洛伊战争。

然后,他搂着维尼兹尤斯的肩膀,把他带到餐厅。

在搽油室里,那两个希腊姑娘、两个弗里吉少女和两个女黑奴开始收拾装着香料的盒子。这时候,从清凉室的帷幕后面伸出了浴室奴隶们的脑袋,传来了一声轻微的“嘘”声,听到这声召唤,一位希腊姑娘、两个弗里吉女奴和两个女黑奴马上跳起身来,一眨眼工夫便都消失在帷幕后面了。浴室那边立刻变成了寻欢作乐的场所。管事不但不阻止,反而常常和他们一起寻乐。彼特罗纽斯也听到一些风声,不过他很通情达理,不爱处罚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任凭他们做去。

搽油室里只剩下尤妮丝一个人。她侧耳听了一会儿,等到说笑声向蒸汽室的方向去远了之后,便端起了那张彼特罗纽斯刚刚坐过的镶着琥珀和象牙的小凳子,小心翼翼地放在他的雕像前面。

搽油室里充满了明亮的阳光,还有从贴在墙面上的五彩缤纷的大理石上反映出来的灿烂光辉。尤妮丝站在凳子上,正好和雕像一般高,她突然伸出双手抱住雕像的脖子,于是她甩开一头优美的金发,把自己红润的肉体紧紧地贴在洁白的大理石像上,双唇热情地吻着彼特罗纽斯冰冷的嘴唇。



## 第 2 章

当舅甥二人坐到桌边吃早餐时，普通人早已吃过午饭了。彼特罗纽斯建议吃过早餐后去打盹。他认为现在就出门访友为时太早了。的确，有的人太阳刚刚升起，便出去探亲访友，还认为这是真正古老的罗马风俗。可是他，彼特罗纽斯，却认为这是野蛮人的行为。下午才是访亲问友的最好时刻，但也要等到太阳已经照到卡彼托林丘比特神殿的侧面，斜射着会议厅屋顶的时刻。秋天的天气还很热，人们都爱在饭后小憩一会儿。这时候，耳边响着庭院里喷泉的溅水声，或者在饭后规定的一千步散步后，在透过半掩半合的紫色天棚射进来的红色阳光下闭目养一会儿神，的确是件乐事。

维尼兹尤斯承认这个建议很不错，于是两个人就边走边谈，随便地说起巴拉丁宫和城里的新闻，还发了一些有关人生的议论。然后，彼特罗纽斯回自己的卧室去了，但是他没有睡多久。过了半小时，他便出来了，吩咐把马鞭草香料拿来，他闻了闻香料，还用它来擦了擦手和太阳穴。

“你简直不会相信，这马鞭草能使人头脑清醒，心情舒畅。好了，我已经准备完啦！”

轿子早就准备好了，于是舅甥二人便坐进轿里，吩咐抬往帕特里丘斯街的阿鲁斯·普劳兹尤斯府上。彼特罗纽斯的府邸坐落在巴拉丁山丘南麓，在卡里纳附近。所以，从集议场的下面穿过去，路途最近。可是彼特罗纽斯想顺路去看望一下珠宝商人伊多门，便让轿子沿阿波林里街和集议场转向斯泽列拉杜斯街，在这一带的街道上到处是各式各样的货摊。

身材魁梧的黑人抬着轿子前进，在轿子前面走的是被称为“贴身侍仆”的奴隶。彼特

罗纽斯沉默着，只是抬起了那只散发着香气的手掌，抚弄着鼻子，像是在思考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他才开口说道：“我偶然想起，你那位森林女神既然不是奴隶，她就可以自由地离开普劳兹尤斯，住到你家里去。那样一来，你就可以对她海誓山盟，让她享尽荣华富贵，就像我对我那位可爱的赫里佐特米斯一样。私下对你说句老实话，我对她已经有些腻了，她对我也厌烦了。你们也会这样的。”

维尼兹尤斯摇了摇头。

“不会这样吗？”彼特罗纽斯问道，“如果事情进展得不顺利，你还可以请求皇帝陛下帮忙。你可以放心，看在我的分上，陛下是会帮你的忙的。”

“你不了解莉吉亚！”维尼兹尤斯答道。

“那么我倒要问问你，你了解她吗？你和她仅仅见过面，还是和她说过话？也许你已经向她求过爱？”

“我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喷水池旁边，后来我又见过她两次。你要知道，我在普劳兹尤斯家的整个期间，都是住在专门招待客人的厢房里，加上我的手臂又受了伤，不能和他们一起进餐。我只是在离开他们家的头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才看见她，可是又没法单独和她谈话。我不得不听普劳兹尤斯的高谈阔论，起先是关于他远征大不列颠时打的胜仗，然后又谈到尽管利齐纽斯·斯托罗费尽心机，设法挽救，意大利的那些小农户还是衰败了。我不知道普劳兹尤斯还会谈什么别的事情，如果不谈他自己的经历，你就得听他抱怨时下爱好虚荣的风气。他们家的鸡舍里养着野鸡，他们却不吃，因为他们觉得，每杀掉一只雉鸡，罗马帝国就会早一天灭亡。我第二次遇见她是在花园里的水池附近，她手里正拿着一根刚拔下的芦苇，把芦苇的一头浸在水里，用来浇洒周围盛开的鸢尾花。你应该看看当时我的两条腿颤抖得多么厉害！凭赫拉克勒斯的盾牌起誓，当安息人的大军吼叫着向我们一小队罗马人冲过来的时候，我的腿都一点不曾颤抖过。在这水池边，它们却哆嗦起来了。我像一个脖子上还带着项圈的毛头小孩子那样胆怯，只会用眼光去乞求怜悯，很久都说不出话来。”

彼特罗纽斯用有些羡慕的神情望了他一眼，说道：“多么幸运的人啊！尽管世界变得糟透了，生活也难以忍受，只有一件东西是永远美好的，那就是青春！”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和她说过话没有？”

“说过。当我稍微清醒过来以后，就对她说，我刚从亚细亚回来，在城外摔断了手臂，感到特别疼痛。可是当我就要离开这所好客的房子时，我在这里感到的痛苦却比别处经历的欢乐要宝贵得多，在这里生病也比在别处健康还要幸福。她低头听着我的话，显得很困窘的样子，还用芦苇在水池旁鲜黄色的沙地上画着什么。后来她抬起了眼睛，然后低下去望了望她画的记号，又对着我扫了一眼，像是想问我什么似的。突然她就跑掉



了，好像树林仙女碰见了好色的畜牧神似的。”

“她一定有一双迷人的眼睛。”

“像大海一样。我像淹没在大海里一样淹没在她的眼睛里了。就是爱琴海也没有它们那样蔚蓝。过了一会儿，普劳兹尤斯的小儿子跑来问我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竟一句话也没有听懂。”

“啊！雅典娜<sup>①</sup>！请你把爱神绑在这位青年眼睛上的绷带取下吧！否则他会在维纳斯神殿的圆柱上撞得头破血流的。”彼特罗纽斯高声说道。

接着他朝维尼兹尤斯说：“啊，你这棵生命之树上的春天的蓓蕾，葡萄藤上第一支嫩绿的新芽！我不该把你带到普劳兹尤斯家去，倒应该把你送到格罗兹尤斯的家里，那里有一所专为阅历不深的青年开办的学校。”

“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她在沙上画的是什么东西，是爱神的名字呢，还是她那颗被箭射中了的心？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那就可以证明沙提尔<sup>②</sup>曾经悄悄在这位仙女耳边诉说过生活的秘密。难道你没有瞧一眼她画的是什么？”

“我又不是刚穿上长袍的小孩子。在小普劳兹尤斯跑过来以前，我已经仔细地看了她画的记号。因为我听人说过，在希腊和罗马，姑娘们嘴里说不出的话，往往会写在沙子上……你猜一猜，她画的是什么？”

“如果不是我刚才说的那些，那我就猜不着了。”

“是一条鱼！”

“你说什么？”

“我是说：一条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血管里也流着冰冷的血呢？你既然把我称做生命之树上的春天的蓓蕾，你一定能解释这个记号了。”

“哪里话，这样的事情最好去问普利纽斯，他对鱼很内行。要是老阿彼兹尤斯还活着，他也会告诉你一点什么的。因为他一生吃过的鱼，比那不勒斯海湾里一时密集的鱼群还要多哩！”

他们的谈话中断了。因为轿子已经到了繁华的街道，这里人声鼎沸，使谈话无法进行下去。轿子经过阿波林里街转向罗马会议厅，在那儿只要天晴，日落以前总是麇集着无数悠闲的游人。他们来到这里，在圆柱间散散步，谈谈，或者听听各种新闻，看看坐在轿子里面路过的达官贵人，最后还要去参观一下珠宝商店、书店和拱廊，在那里可以兑

① 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② 沙提尔：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兽的森林男神，以好色出名。